

# 我以我名荐青春

## ——从“峨日朵雪峰”名称管窥昌耀《峨日朵雪峰之侧》创作心态

文孔升

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DOI:10.12238/er.v5i6.4745

**[摘要]** 被选入高中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的《峨日朵雪峰之侧》自被选进教材以来,各种解读纷然并起,几乎穷词尽句,纤毫毕现。然而,关于“峨日朵雪峰”这座雪峰名字的由来,据笔者有限所见,似乎还没有人论及,有的也只是将其视为诗人抒情的某种客观需要,然后也就没有进一步解释。峨日朵雪峰本是无名之雪峰,其名“峨日朵”是诗人所取,分析其名由来以及诗人取名之心态对诗歌的解读不无裨益。

**[关键词]** 昌耀; 峨日朵雪峰之侧; 青春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 I recommend youth in my name

—From the name of "Eriduo Snow-Capped Mountain", a glimpse of Changyao's creative mentality of "The Side of Eriduo Xuefeng"

Kongsheng Wen

Chongqing Beibei Southwest University Secondary School

**[Abstract]** Since "Beside Eriduo Snow-Capped Mountain" was selected as the compulsory first volume of the textbook for senior high school,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have been combined, almost exhausted, and every detail is revealed. However,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the snow peak "Eriduo Snow-Capped Mountain", as far as the author can see, no one seems to have discussed it, and some people just regard it as a certain objective need for the poet's lyricism. There is no further explanation. Eriduo Snow-Capped Mountain was originally an unnamed snow peak, and its name "Eriduo" was taken by the poet.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its name 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poet's name is not without help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Key words]** Changyao; Beside Eriduo Snow-Capped Mountain; youth

### 引言

目前,关于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诗人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的各种解读纷繁众多,但似乎唯独没有关于本诗中“峨日朵雪峰”这座雪峰名字的相关论述。就目前而言,我们知道,峨日朵雪峰原本是一座无名雪峰,是诗人赋予了它“峨日朵雪峰”这个名字。在此之前,根据笔者有限的查阅,有提及“峨日朵雪峰”名字的也只是说这是诗人抒发情感的需要,至于是哪一座雪峰、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所以基本上对此都是轻轻带过。而笔者认为这却可能是窥探本诗意旨以及诗人心态的一个入口。正所谓名正言顺,若是能厘清这座雪峰名字的缘由,或许对关于它的种种解读更能够顺理成章、相得益彰。

基于此,笔者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从“峨日朵雪峰”名称管窥诗人的创作心态。

### 1 诗人为什么要写一座无名之山?

诗人为什么要写一座无名之山?很多人也许都会说,因为诗人只是随意地选择了一个写作的对象,至于是哪一座雪峰其实并不重要。可是当时的诗人生活在祁连山脉,祁连山脉东西长800公里,山脉自西北至东南走向,包括大雪山、托来山、托来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党河南山、土尔根达坂山、柴达木山和宗务隆山。最高峰疏勒南山的团结峰海拔5808米。有这么多的大山、雪山可以写,诗人却全部弃之不用,偏偏选择了一个无名小雪峰,这种“随意”似乎并不随意,反倒有几分刻意。刻意避开雄伟的大山,刻意选择无名的雪峰。此雪峰名不见经传,鲜为人知甚或不为人知。甚至可以大胆地假设,如若不是诗人的这首诗,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座山峰的存在。

诗人之所以这样选择,或许应该与其当时的人生境遇有关。

我们不妨简单地梳理一下诗人的经历：

1936年，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小山村；

1949年，凭借一腔报国热情考进湘西军政干校；

1950年，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文工团；

1951年，参加朝鲜战争；

1953年，在朝鲜战争中身负重伤，回国治疗；

1955年，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大西北开发，同年，参加创办《青海湖》并担任编辑工作；

1957年，诗人因为为勘探队员创作的诗歌《林中试笛》被错划为右派，被押送到大山沟里炼钢修渠。在此期间，他无比悲愤地写下近万字的《辩护书》，然而事与愿违，却因此招致了更大的灾难。

在1959年冬天，诗人被流放到荒凉的祁连山劳改农场。

1962年，在祁连山劳改农场创作《峨日朵雪峰之侧》。

由诗人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诗人那时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富有英雄主义情怀的、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愿为国捐躯，不惧生死。可就是这样这样一个立誓报效国家的年轻人却被流放了。用史铁生的话来说就是：“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此种打击，对于21岁的诗人来说不可谓不巨大，而接连的更大的厄运和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致命性的。此种幻灭感在某种程度上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尊严与理想。诗人由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爱国青年和担任过刊物的文学编辑突然沦为籍籍无名、名誉扫地的阶下囚，被世界抛弃，被世人遗忘，此种悲凉，又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感同身受？

我们不难发现，在此般人生境遇中，此时的诗人，像极了这座无名的雪山。无名的诗人与这无名的雪山惺惺相惜。试想，在很多很长的日暮黄昏，诗人和雪山久久相望，诗人从雪山这里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孤独，看见了自爱与尊严，也看见了坚忍从容。王维在《辛夷坞》中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里也有生命的自爱与从容。相比之下，芙蓉花是春光里的自在空灵，寂静无人，独自开落。而峨日朵雪峰则多了凛冽锋利的严寒与自强自守的坚忍。而所有这一切，都像极了这个时期的诗人：不为人知，寂然存在，饱受严寒，坚强不屈。正所谓“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诗人眼中的雪山就是自身的投射，也就是诗人心灵的外显。一花一天堂，一山一乾坤。毫无疑问，比之于其他巍峨雄壮、名字响亮的山峰，这座无名雪峰更能寄托诗人真实的心境。

## 2 为什么要命名？

诗人为什么要给这座无名雪峰命名？从诗作内容来说，似乎完全不必要有一个明确的名字也可以不影响思想感情的表达。

我们先来看一下原诗：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我小心地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

山海。石砾不时滑坡，

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

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呵，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在锈蚀的岩壁，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

综观全诗，除了一句“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中出现了“峨日朵”之外就没有了，而这一句若不是考虑音节韵律等艺术效果，将“峨日朵之”四字去掉，似乎对诗歌并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影响。

而诗人之所以为它命名为“峨日朵”，应该是出于对命运的反抗与对生命的期许。究其心理，或许有二：

其一，这座雪峰属于我自己。命名最本质的作用是区别于他物，并同时在某种心理层面上代表着被命名的事物属于命名者。诗人命名的“峨日朵雪峰”，不是祁连山已有已知的任何一座雪峰。自诞生之日起，它即使无人知晓，但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屹立不倒。诚如诗人一样，在偏远荒凉的劳改农场里籍籍无名的生活，虽然没有声名显赫，但我就是我，仍然拥有自己的姿态与尊严、挺拔与骄傲。即使命运剥夺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但我依然有属于我的风景、我的天地、我的生活。就像歌德在《普罗米修斯》中高唱的那样：

“宙斯，你可以布云作雾，

遮黑你的天，

你可以像儿童

斩杀蓟草花球那样，

对橡树和山头练武；

但你动不了

我的大地，

我的茅屋，它不是你造的，

还有我的炉灶，——

你忌妒我

炉中的火。”

坎坷不公的命运将诗人推向地狱，但诗人不因此沉沦，他要托举起属于自己的天堂。

其二，我以我的方式创造世界。

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撒旦诗篇》里说：“诗人的职责，就是要命名那无以名之的事物、指出人的尔虞我诈、画清立场、开启争议、塑造世界并且让世界保持清醒。”

在《峨日朵雪峰之侧》里，诗人通过命名“那无以名之的事物”，直面并战胜了人世的黑暗，并且创造了一个“峨日朵雪峰”的心灵世界和精神高地。这颇像上帝创造世界时说要有光，于是

世界便有了光。诗人赋予雪峰“峨日朵”之名,于是无论是文学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便有了这座“峨日朵雪峰”。这是诗人在与苦难命运抗争岁月里的傲然情怀。这让笔者想起房龙在《人类的艺术》的序言里的一段话:“相比自然界来说,人类即使在最了不起的时候,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永远弱小无助。……主啊,您知道我的艺术可能并不能达到您的期许,……即使不是很完美,但我毕竟也成了造物主了!我已经尽力了。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敢告诉你它们是很不错的。”

诗人的命名行为,是生命的自我觉醒与自爱,是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创造伟力的体现。也因此,我们才能看见诗作里那无比刚强劲健的生命个体。

### 3 为什么命名为“峨日朵”?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六二年八月,这时的诗人正在距峨堡乡不远的青海省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峨日朵雪峰”中的“峨日朵”应是“峨堡”的发音。诗人将其命名为“峨日朵雪峰”固然有身处其地的原因,但这并没有绝对必然性的联系,根据诗人自身的才华,他完全可以取一个更加“高级”的名字的,可为什么还是取了一个太接地气、太“土气”的名字呢?

首先,峨堡地处巍峨挺拔、绵延千里的河西走廊南山东段,是青海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历史上,峨堡是丝绸南路军事重镇和重要驿站。这条古丝绸之路,留下过唐代高僧法显、出使西域的张骞、大战匈奴的霍去病、弘化公主、年羹尧、林则徐、范长江他们的足迹,他们远去的身影,诉说着这片土地上英雄生命个体的赓续绵延和无比厚重的精神底蕴。此后几经战乱,数百年的风霜雪雨,峨堡只剩残垣断壁,一片衰败。面对这样一块昔盛今衰的土地,诗人抚今追昔,想起历史长河里的圣贤大将、公子美人,想必难免喟叹这历史的无情变迁,催黄了人间草色,也难免联系到自身的经历,一时悲壮怅然吧?由此,或许我们更能真切地理解为什么诗歌中会写到“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因为那正是这块土地的历史在诗人心中的回响与激荡。在这样的惺惺相惜的时空眺望中,“峨日朵”这个名字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或许恰好契合了诗人的精神世界:我们都命运多舛,我们都自强不息。历尽劫难,不减狂骄。由此观之,“峨日朵雪峰”俨然成为与诗人精神灵魂既往来的朋友。

其次,应该和诗人的宗教意识有关。“峨堡”为蒙语,意为“石堆”,实指带有宗教性质堆垒起的石头堆。这样的石堆是用来祭拜的,象征着虔诚与救赎。而诗人的诗歌里常常流露出浓浓的宗教情怀。著名的爱情诗《慈航》以一个爱字贯穿全诗,用宗教意象来诠释何为真善美。《虔诚的红衣僧人》中提到“虔诚的僧人”、“红袈裟”等宗教意象,借宗教中虔诚的僧人,来表明自己的愿望,不愿意做呆立的偶像,借此劝诫自己,要直面现实,不要逃避,相信自己有战胜苦难的决心。对于诗人来讲,流放的生活无疑就是一种苦行,真正的苦难更容易让人产生虔诚与信仰。在这样的炼狱里,从诗人的其他的一些诗作里,依然可以看出,诗人亲近了或者说在内心更多地皈依了宗教思想。以“峨日朵”这个名字命名,既有对宗教的信仰意味,也具有了强烈的生命救赎意

味。这恰恰是这个时期诗人的心境。

### 4 “峨日朵雪峰”名字与本诗主旨

根据《教师教学用书》对本诗的解读,强调的是其与诗人生命经历之间的密切联系,原文是这么说的:“《峨日朵雪峰之侧》写于特殊的年代,这时的昌耀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生活却给了他严厉的答复”。我不能忽视这里强调的背景。正是因为诗人的特殊经历,所以当他带着这样面对艰难苦难的坚韧顽强望向一座无名雪峰的时候,他才会赋予这座雪峰独一无二又恰如其分的名字。对本诗主旨的种种解读或稍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对战胜苦难高强精神的颂扬,对个体生命救赎的讴歌,对高蹈灵魂的赞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凡此种种,也可以说与上述诗人的创作心理一脉相承。

《峨日朵雪峰之侧》被编在教材“青春的价值”这个单元里,青春的内涵是什么?教材在该单元的卷首有这样的描述:“青春是花样年华。怀着美好的梦想、纯真的感情、带着对自己的认识、对社会的思考和对理想的追求……”。青春不仅仅是年纪的青春年少,更是生命的年轻、精神的高蹈。诗人昌耀正是在最深的苦难里,给青春下了定义,给青春在雪域高原命名,名曰“峨日朵雪峰”。于是我们看到,在苦难的深渊里傲然起舞的青春,以顶天立地的姿态,宣告青春的胜利。鲁迅先生在《自题小像》中高呼:“我以我血荐轩辕。”意思是“我用我的鲜血来奉献给我的祖国”。而诗人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审视其雪峰名字之由来,实在可谓“我以我名荐青春”,诗人孤身在祁连山脉之下,以一座雪峰的名字,将满腔的热血与精神奉献给青春,如云漂泊六十载,此心依然铿锵在侧,给后来者唱响的是永不止息的青春赞歌。

### 5 结语

昌耀先生是一个将生命心血倾注于诗歌的诗人。尼采说:“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用你的心血写作罢: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别人的心血是不易了解的:我恨一切以诵读为消遣的人。”对于昌耀先生和《峨日朵雪峰之侧》,笔者心怀太多敬畏与谦卑,因为我并没有亲历他那样的苦难与挣扎,所以我的言语文字难免是肤浅苍白的。另外,众多方家对此诗解读亦可谓尽精微又致广大,鄙人在此尝试以一孔之见来窥探诗人浩大的精神世界,亦难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有谬误,必恳请方家指正。

### [参考文献]

- [1]谷晓恒.青海民族语地名结构特点及文化意义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1,(3):40-43.
- [2]田梦凡.论昌耀诗歌中的宗教意象[J].北方文学,2018,(9):31.
- [3]暴希明.从“名”的语源和构形看古人命名的深层文化心理[J].殷都学刊,2008,(1):133-136.

### 作者简介:

文孔升(1982--),男,汉族,海南省万宁市人,大学本科,研究方向:高中语文。